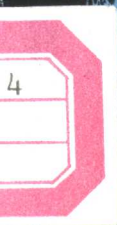


作者系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雨中情

纳吉布·马哈福兹

蒋和平 译



雨 中 情

蒋和平 译
杨孝柏 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根据埃及出版社 1975 年第二版翻译

雨 中 情

蒋和平 译

杨孝柏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1,000

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册

ISBN 7-5039-0520-4/I·285

定价: 2.60 元

前 言

1988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埃及著名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从而使他成了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位阿拉伯语作家。

在作出这一宣布的同时，瑞典文学院指出：“马哈福兹的作品作为一种小说的流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展了阿拉伯语文学”，“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阿拉伯叙事体艺术”，“对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唤醒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

获悉这一消息后，埃及外交部长立即郑重宣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国际上对富有创造性的埃及文学的承认。”

是的，为了得到这种国际上的承认，埃及人民，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等待了整整半个世纪。早在1939年8月，埃及的一家文学杂志首次载文提出：“埃及，是否有一天能获得诺贝尔奖？”而紧接着，这家杂志又在九月份的那一期上，以专刊的形式，全文推出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第一部小说《命运的嘲弄》。也许，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等待了半个世纪以后，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阿拉伯文学终于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授奖仪式于1988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而第二天，便是纳吉布·马哈福兹七十七岁的寿辰。

1911年12月11日，纳吉布·马哈福兹出生于开罗杰马里亚区的一个小康人家。父亲阿卜杜·阿齐兹·塞布鲁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并怀有极大的爱国热忱。虽说纳吉布因出生后四个姐姐都已远嫁，两个哥哥也都成家并去外地工作，形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但在父亲的熏陶下，他那幼小的心灵中很早就印下了对祖国的热爱。

1919年，开罗爆发反英斗争时，他家附近的侯赛因大街上涌现出游行队伍，展现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八岁的纳吉布，在自己家里的屋顶平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壮丽的群众斗争场面，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以后，当他写出著名的《三部曲》时，对这些场面作了深刻的描述。

1923年，纳吉布跟随全家迁到了阿巴斯区。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少年朋友，了解了许多人生的苦难，为他以后创作《米达格胡同》(1947年出版)、《我们街上的年轻人》(1969年出版)、《我们街上的故事》(1975年出版)积累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素材。埃及的一位评论家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是从大街小巷走向广阔世界的。

1930年，纳吉布进入埃及福阿德大学（现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同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哲学方面的文章。自1932年至1935年，共写下有关哲学、心理学、神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四十余篇。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哲学上的修养，为他的小说开拓了更深的意境。

1934年于哲学系毕业后，纳吉布曾在哲学和文学之间作过几年徘徊。最后，终于作出抉择，投身写作，正式开始文学

生涯。在各种文学形式中，他选择了小说。因为，他认为：“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艺术家不能超越的限定范围，而小说是无法限定的。因此，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

一旦作出了抉择，纳吉布·马哈福兹便把半生的心血全部都倾注到文学的耕耘之中。不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村的梦》半途夭折而感到受挫；不因创作初期受到评论界的冷落而灰心失望；甚至，也并未由于1952年完成巨著《官间街》后出版受阻而觉得气馁。而是始终如一地埋头于笔耕之中。

他说：“对我来说，艺术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既非职业，也非行当。一旦把艺术当作职业，那就会有意无意地沉溺于待价而沽。我自己惟求力所能及的耕耘，不求用汗水去换取名或利。”

就这样，自1939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以来，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出了长篇、中篇及短篇小说集共五十余部。成千个人物栩栩如生地活跃在他的笔下，他的许多作品，已搬上了银幕，在阿拉伯各国和世界上流传。

其中，纳吉布·马哈福兹花了几年时间，分别以开罗的三条街命名的著名巨著《三部曲》(THE TRILOGY)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以四十年代的埃及为历史背景，通过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兴衰沉浮，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荡时代的社会画面，描绘了性格各异、道路不同的芸芸众生，揭示了真理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发展规律。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思想是多元的。因此，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阿拉伯传统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珠联璧合、浑然一体、自然清新的独特风格。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说：“文学家的一生，也许仅仅思考着一个或两个问题。而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便是这种思考的种种反映。”又说：“文学是对现实的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描述。”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怀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来进行创作的。他说：“如果生活变得完美无缺，文学艺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唤起人们向往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大多具有十分深远的社会意义，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雨中情》初版于1973年，是以1967年埃及战争为背景的。1967年6月5日，埃及在战争中失利后，纳吉布·马哈福兹以洋溢的爱国热情，提笔写了许多政论文，号召人们为收复祖国的领土去进行英勇的战斗。

与此同时，纳吉布·马哈福兹以他特有的犀利目光，观察到战争期间埃及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雨中情》，便是对其中一些腐败现象的尖锐揭发。

在这里，作者所指的“雨”，便是当时纷飞的战火，枪林弹雨。而作者所指的“情”，虽然也包括以受伤的战士易卜拉欣为代表的真挚的爱情，但主要是揭露那些社会败类在前线的战士流血的情况下，依然沉迷于酒色之中，干尽种种淫荡堕落的坏事。

作者的笔锋，首先指向以摄影师身份出现的侯斯尼·希贾兹。此人利用搞摄影的方便条件，在战争年代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安乐窝”。通过向女学生放映性电影，玷污了一个个纯洁的女孩子。《雨中情》里出现的种种不同人物，几乎都和

侯斯尼·希贾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侯斯尼·希贾兹自己也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这些事的核心人物。”难逃被人民唾弃的下场。

除侯斯尼·希贾兹之外，小说还揭露了电影导演利用职务污辱演员，女老板莎美蕾·瓦吉迪组织出卖色相，以至追求变态性爱等与当时全国的战争气氛大相径庭的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小说都作了有力的鞭挞。

虽说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这部小说中更多的是采用了暴露的手法，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爱和恨。作者是要用纷飞的战火和赤裸的淫荡这两幅反差十分鲜明的画面。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原作的封面设计，便是由这样两幅画面剪接组成的。

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艾布·纳斯尔的口，点出了主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这一代人。”“结局的确定，将取决于人民的意志。”

杨孝柏

1989.1.于北京

——

到处都是熙熙攘攘不断涌流的人群，从中发出高高低低、各种各样的声音，汇成了一股由各种声波组成的音响。

他们俩肩并肩默默地走着。姑娘穿着一条咖啡色的短裙，乌黑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垂在额前。小伙子身穿蓝衬衫，灰色的长裤，头发梳向右边。姑娘蜜色的双眼中，流露出探索的神色。小伙子的眼睛稍稍外凸，却恰好与他笔直的鼻子相称。当姑娘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有机可乘了，说道：

“这么挤，真让人受不了。”

姑娘微笑着轻声说：

“不过，这样非常有趣。”

他觉得，这回答就是一种委婉的挑逗。而且，也是在响应他内心的渴求。他一挥粗壮的胳膊，指了指哈伦餐厅，姑娘便毫不迟疑地同他一道朝里走去。

两人走到餐厅后面的院子里，在一个缠满常青藤的亭子下面找了个几乎没什么人的地方坐下。两人审视了一下这个地方，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小伙子觉得空气闷热、潮湿，却没说什么抱怨的话，只是要了两杯柠檬水。想说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但是，他暗想：还是让这些话在适当的时候用顺其自然的方式说出来吧！这样更好一些。于是说：

“大学时代像梦一般过去了。”

姑娘补充道：

“有苦也有甜。”

“只要再过几个月，我们大家就都要工作了。”

姑娘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道：

“可是，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无论何时何地小伙子都一直在思考着。会变成什么样子？是战争还是和平？传闻满天飞啊！

“爱变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吧！”

两人喝着柠檬水，竟都落泪了。小伙子问姑娘：

“你哥哥易卜拉欣有消息吗？”

“挺好的。来信不多。不过，他每个月都要从前线回来一趟。”

像是要替哥哥辩解似的，姑娘又说道：

“马尔祖格。你要不是独生子，也会像他一样应征入伍的。”

小伙子一个字也没说，两人又沉默了。小伙子又想谈他的那个问题，便笑着说：

“咱俩的约会，再也不能这么一本正经的了！”

姑娘眼中露出喜色，说：

“这么说，咱俩的约会就不是正经事！”

小伙子认真地说道：

“是指我妹妹赛妮娅跟你提的那个事儿……”

姑娘小心地问：

“据我所知，你不是有不少女朋友吗？”

小伙子愈发认真了：

“我们常在一块儿玩，只是为了消遣而已。现在，到了只有真正的爱情才能使我们满足的时候了……”

“真正的？”

“这正是我的意思，阿莉娅特。”

姑娘犹豫了一会儿，问：

“现在这种情况下你结婚，不觉得早了点？”

小伙子轻蔑地说：

“老一辈的才这么说呢！既然我们已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间问题便不重要了！”

姑娘忧虑地问道：

“你对自己的感情能确信吗？”

小伙子爱慕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擅于表达情感。咱俩见过多少次面了？可是，我一次也没赞美过你的美丽和博学！”

见姑娘一言不发，他又热切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说话？”

姑娘叹了口气，说：

“不知道。我好像有点害怕……”

小伙子温柔地说：

“说真的，我爱你，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珍爱的人。”

姑娘嫣然一笑，小声说：

“你说得更动听了……”

小伙子高兴地笑了，说：

“我还有更好听的话呢……”

姑娘承认：

“说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这你

明白。”

小伙子欣喜欲狂，说：

“就把我当作你的痴心郎吧！”

姑娘垂下眼帘，低声说道：

“作为一个跟你怀有同样感情的人，我也觉得很幸福……”

小伙子沉浸在喜悦和憧憬中，说：

“要是能在一个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地方来领略这种幸福，该让我多喜欢啊！”

两人大笑起来。沉默时，两人对视着。小伙子建议到一个公园里去。起身时，姑娘说：

“别忘了，爱情路上会有曲折的。”

小伙子耸了耸肩：

“我想，同世界上的坎坷比起来，这点曲折不值一提！”

二

已经是半夜了，坐落在卡马尔谢赫大街上的“快乐”咖啡馆已空无一客，只剩下跑堂的阿卜杜·白德兰大叔和擦鞋工阿什马维。阿什马维拖着虚胖的身子走到外面，蹲在咖啡馆大门旁，用他那双视力衰竭的眼睛茫然地张望着。阿卜杜大叔则坐在大门中间的椅子上，点了根烟。

过了一刻钟，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飞速出现在咖啡馆门前，在靠人行道不远的地方停下了。阿什马维朝汽车抬起头来，说：

“侯斯尼·希贾兹先生来了！”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起身迎接这位来客。侯斯尼先生身材瘦长，脑袋较大，穿着一身颇为考究的白色西服，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他冲这两个人笑了笑，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这时，阿卜杜大叔去给他拿水烟，阿什马维则蹲在他身边给他擦鞋。因为侯斯尼·希贾兹是半夜以后的唯一顾客——只要他有时间来的话。因此，在他与这两个侍从之间便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彼此总能聊到一块。

说真的，侯斯尼喜欢年已六旬的阿卜杜大叔的稳重，对他那破旧的工作服、光秃发红的圆脑袋和昏花、善意的眼神颇感兴趣。同样，他对阿什马维也很喜欢。他不知道阿什马维的年龄，估摸有七八十岁吧！那虚胖的身子，就像是地下

挖掘出来的古文物，更引人注目。在生活的斗争中，尽管身体垮了，听力和视力都衰竭了，荣誉也已丧失殆尽，但阿什马维还是熬过来了，这也使侯斯尼感动钦佩。

阿卜杜大叔对这位先生要吸的水烟侍候得特别周到，倒不仅仅为了小费，而是他明白，这位先生能不断光顾卡马尔谢赫大街上的这家“快乐”咖啡馆，秘密全在于此了。再说，卡马尔谢赫大街，也是这位先生的出生地啊！

侯斯尼先生五十岁了，可是他身上却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活力，连一根白头发都还没有呢！他似乎确实喜欢到这家下等咖啡馆来和这两个老人泡在一起，喜欢长时间地吮吸那个水烟筒。

像往常一样，话题又从前线交火开始，谈论着不久的将来和再过很久时局会怎么样，殷切地希望阿卜杜大叔的儿子易卜拉欣和其他从阿什马维的故乡德尔布·哈勒招募走的士兵都能平安无事。阿什马维孤身一人，却可以说是广大群众的一个典型。广大群众的确都在不讲条件、毫无怯意、不考虑后果、热心地投入战斗。侯斯尼自付：群众有什么好怕的？他们除了尊严和幻想外，一无所有！又想：受苦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阿什马维擦完鞋，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走到侯斯尼先生身边，凑近了说：

“我女儿阿莉娅特的一个同学向她求婚了。”

这一下才在侯斯尼先生的心里引起了真正的关注，他说道：

“祝贺你啊，阿卜杜大叔。”

阿卜杜大叔满意却又不很起劲地说：

“嫁女儿是件好事，可这个新郎跟她一样，还没有工作呢！”

“这年月，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我的负担很重啊！唯一完成了学业的儿子又应征上了前线，这您是知道的。”

侯斯尼·希贾兹满有信心地说：

“你女儿受过教育，她完全明白这事。人家说新郎什么了？”

阿卜杜大叔懊恼地笑：

“一个穷光蛋。他父亲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是一个商业机关的文书。”

“应征了吗？”

“给免了。因为他父母就他这根独苗。”

阿卜杜大叔接着又说道：

“剩下的就全是女孩了。有一个是阿莉娅特的同学，也是她的好朋友。”

侯斯尼先生久久地品尝着水烟的滋味，暗忖：这个善良的侍者，也生活在幻想之中。现实会给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我们的道德观念很不实在，没有扎实的基础。他对阿卜杜大叔说：

“也有一些明智的姑娘，她们情愿与有钱的中年人结婚，以求生活的安定。”

阿卜杜大叔惶然地摇了摇头，说：

“我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您的千金不是那种姑娘。”

“愿真主与她在一起。”

侯斯尼先生掩饰住嘲笑，说：

“阿门！”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突然热情地说：

“阿莉娅特是个很有抱负的姑娘，做学生的时候就 已经寻找生计了。她靠翻译挣了不少钱。在大学里穿得很像样，我本来是供养不起的。”

“确实是个很有抱负的姑娘……”

“可是，她是否攒够了结婚置嫁妆的钱，哪怕是装备一间屋子呢？”

“这是个问题。”

“可她对这事却一点都不考虑。”

侯斯尼·希贾兹大笑道：“真是值得祝贺和称赞的一代新人啊！”

侯斯尼想起了自己在谢利夫大街的那套漂亮的寓所，心想：生活的真正角逐，是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

阿卜杜大叔对他说：

“您从来没考虑过结婚吗？”

“从来没有。”

接着，他用食指指着阿卜杜大叔，告诫道：

“我从来没因此后悔过。”

他想起在利布尔塔吉，当一个记者随同一批电影工作者来摄影棚时，曾问过他的人生哲学。当时他张口结舌，没能答上来。

但是，自己真的没有人生哲学吗？

三

易卜拉欣·阿卜杜要在开罗度过的短短几个小时是极其宝贵的。他身穿军服，由妹妹阿莉娅特挎着胳膊，闪烁的灯光下，两人在浩瀚的人海中找路走。看得出，他跟妹妹很像，尤其是那双蜜色的眼睛。不过，他的鼻子有点扁平，嘴唇较厚，体格健壮。他一直在用感官体验一切事物，体验接连不断涌来的感情的急流。时而沉湎于这介于现实和梦幻之间的陌生的生活，时而则思索着这些梦幻和现实。

阿莉娅特问他：

“今天晚上，从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来到喧嚣的开罗城，又有什么新的感触？”

对哥哥将回答的那套话，她每个字都记得。可是，易卜拉欣却漠然地答道：

“已经习惯了。”

“那你的满腹牢骚呢？”

依旧是漠然的口吻：

“也习惯了。”

接着，易卜拉欣微微一笑：

“连死亡本身也成了每日的惯例。”

伯哥哥又要像连珠炮似地说个没完，阿莉娅特便柔声地问他：